

香港粵語“喇”和“啦”的三域研究

阮氏紅貴

香港中文大學

提要

一般認為粵語“喇”和“啦”都是對應普通話“了”。基於文獻中對“喇”和“啦”的討論、製圖理論以及普遍框架假設，本文嘗試找出三域“喇”和“啦”的句法位置。

行域“喇”屬於標句詞短語 CP 的成分，而知域和言域基礎生成於更高的層次，本文命名為 AttP，編碼對話雙方對句子核心內容的承諾。“喇”是說者取向的句末助詞，而“啦”的使用和聽者態度有關。句末助詞可以與不同句調共現，句調在句法樹上也佔有一席之地，編碼說者對聽者的要求。

關鍵詞

三域，句末助詞“了”，“啦”，“喇”，製圖理論

1. 引言

本文主要探討粵語“喇”和“啦”的語義和句法。“喇”和“啦”對應普通話句末助詞“了”，而“了”的意義有實有虛，語法分佈特別靈活。傳統語法指出“了”是個多義詞，代表是趙元任（1979）列出句末助詞“了”的七個意義，分別是：表示事情的開始、適應新的情況的命令、情節的一個進展、過去的一個孤立的事實、截止現在為止已經完成的動作、用在後果小句裡表示一種情況、表示顯而易見。然而，“情節的進展”、“過去孤立的事實”、“已完成的動作”等是“了”可出現的語言環境，而不是“了”的內在意義。另一方面，從“事情的開始”到“適應新情況的命令”，又如何發展出“顯而易見”卻是個難題。

另一種處理方法是嘗試找出“了”的核心意義，代表是呂叔湘（1984, 1999）、劉月華、潘文娛、故韡（1983），分別指出“了”表示事態“出現變化”或“成為現實”。這樣分析可以解釋“了”在例（1）的用法，“了”對時間解讀確實有貢獻。然而，這種核心意義不能解釋“了”在其他句型的用法：例（2）是形容詞謂語句，所涉及的狀態在說話時間之前一直存在，並沒有發生變化；而例（3）是祈使句，所涉及的動作在說話時間沒有發生，說話後也有可能不會成為現實。

- (1) 我寫了回信了。
 (2) 這雙鞋太小了。
 (3) A：吃飯了！
 B：我趕時間，不吃了。

從認知語言學角度考慮，基於 Sweetzer (1990)、沈家煊 (2003) 等研究，肖治野 (2009) 嘗試用三域理論來解決“了”語義的難題。“了”的相關用法可歸入三大語義域，分別是行域、知域和言域。基於此，“了”有三個核心意義：行域“了”表示“新事態的出現”；知域“了”表示“新知態的出現”；言域“了”表示“新言態的出現”。例 (1) 屬於行域，表示現實世界發生了變化，大致可概括為表示時間意義。例 (2) 帶上了一層說者的感情色彩，涉及到說話者主觀世界裡的變化，屬於知域。而例 (3) 的“了”標記一個言語行為，說者要求聽者實現句子的內容，因此歸入言域。

鄧思穎 (2013) 指出粵語有兩個對應“了”的句末助詞，分別是“喇” (laa3，中平調) 和“啦” (laal，高平調)。簡單而言，行域用法寫作“喇”，而知、言域用法可以使用“喇”，也可以換成“啦”。一個自然的問題是這兩個句末助詞在三個語義域內如何分工？在句法層次上，兩者有無高低之別？

本文除了引言和結論，主要包括四節。第二節討論區分三域“了”的標準。第三節總結前人對粵語“喇”和“啦”的描寫與分析，並且整理兩者的核心語義。第四節描述“喇”和“啦”的共現成分。第五節嘗試從生成句法角度分析粵語三域“喇”和“啦”的句法位置。

2. 粵語三域“了”區分

肖治野 (2009) 提出區分不同域“了”的標準，概括如下：

(4) 三域“了”區分標準 (肖治野 2009)

	行域	知域	言域
a. 句子意義	出現了新事態	我想 p 了	我說 p 了
b. 測試方法	可以加“已經”	可以加“已經”	可以加“行吧”

然而，肖治野論文中似乎主要是按照 (4a) 來區分不同域“了”，而忽略 (4b) 的測試方法。問題是，如果只根據 (4a)，就不能排除語境對句子意義解讀的影響。由於我們可以為一個句子造出各種不同的語境，光靠語境來區分語義域，很容易犯上“隨文釋義”的錯誤。例如，(5a) 是肖治野的“宣佈”類的例子，被歸入言域義。

然而，這句子不能加上“行吧”，反而能加上“已經”，按照（4b）的標準，應該屬於行域“了”。（5a）也不能用一個施行句來表示：如（5b）所示，“宣佈”因為語體限制，不能和“了”共現。（5c）適用的言語行為是“聲稱”，（5d）是“質疑”。“聲稱”和“質疑”都是典型的言語行為，可以用“我說p了”來概括，都可以歸入言域，不過都不能和“對吧”、“行吧”等共現。例（5e）的語境是根據已知的事實作出“推測”，而“推測”的語境中，理所當然可以加“對吧”。（5e）可以和“已經”共現，又能加“對吧”，因此可同時歸入行域和知域。最後，（5e）可以理解為一個疑問句，概括為“我問p了”，按照（4a）也可以歸入言域。

（5）“宣佈”類

- a. 經理：你（已經）被錄用了，* 行吧 /* 對吧。
- b. 經理：（# 我宣佈）你被錄用了。
- c. 被錄用的員工對朋友說：我（已經）被錄用了，* 對吧 /* 行吧。
- d. 朋友 A：什麼？你（已經）被錄用了，* 對吧 /* 行吧？
- e. 朋友 B：怎麼這麼開心啊？你（已經）被錄用了，^{OK} 對吧 /* 行吧？

本文認為，“宣佈”和“聲稱”類是典型的行域“了”，表示現實世界中的事件發生了變化，所以都能加“已經”。例（5）的“宣佈”、“聲稱”、“質疑”和“推測”的言語行為或情態意義的解讀，是由說者的特殊身份以及上下文引起的。

語義分類如果太複雜，也不能發揮三域的優越。再者，即使可以分門別類，也未必有很大的價值。假如分為A、B、C類，每一類都能與成分x共現（如上文的“已經”），同時不能和成分y共現（如上文的“行吧”），說明A、B、C是同質的，不同的是語言環境而已。

基於以上考慮，本文主張不依靠語境或交際目的來區分三域，而旨在三域“了”的語法分佈。首先，本文認同肖文的測試，行域“了”的謂語可以加“已經”。言域可加一些疑問尾句，如“得唔得啊”（行嗎），要求聽者確認接受指令。根據鄧思穎（2015: 251），言域的一個有效測試是加上“求吓”（求求），要求聽者接受指令。至於知域，本文建議使用“我覺得”來測試，因為“對吧”是向聽者提出求證，給人的印象是聽者是更知情的一方。而知域“了”的使用，本文認為，準備條件是“說者在說話時間時堅信命題p為真”，說者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信念。

第二，行域和知域是對於陳述句而言，而言域用法僅適用於祈使句。從語義方面考慮，陳述句用來描寫客觀世界的事態（行域）或說者主觀世界的信念（知域）。而祈使句是用來要求聽者實現一個動作狀態。這兩種句類無論是使用目的、核心內容還是語法形式都有明顯的區別。

祈使句的主語一定要和聽者有關（第二人稱或第一人稱複數），而謂語應該是 [+ 述人]、[+ 自主]、[+ 可控]（袁毓林 1993）。以下例子，所說的事件是“漏水”，只能理解是陳述句，屬於行域或知域，絕對不能歸入言域。粵語對應知域“了”可讀作中平調（喇 laa3）或高平調（啦 laa1），意義稍微不同，本文在第三節仔細討論兩者的差異。

(6) 漏水喇 / 啦。（行域 / 知域 / * 言域）

鄧思穎（2015: 204）指出，表示靜態事件的動詞，如“係”（是）、名詞謂語句，加上行域“喇”以後，賦予了動態的理解，如“過去不是大學生”，“現在已成為大學生”，是個新情況的出現。但加上知域“喇”或“啦”，句子沒有動態的解讀。也就是說，知域“喇”和“啦”對於謂語的動態性沒有限制。

(7) 佢係大學生喇。（他成為大學生了_行。）

(8) 聽嘍嘅口氣，你就係張經理喇 / 啦。（聽這口氣，你就是張經理了_知。）

第三，三域“了”往往和不同的時體共現。行域“了”（粵語“喇”）表示動作在說話時間已成為現實，因此可以和完成體、經歷體搭配，但不能和進行體、嘗試體共現。

(9) 我（已經）食咗 / * 吓飯喇。（我吃了飯了_行 / * 我吃吃飯了_行。）

粵語“喇”除了行域的用法，也有知域的解讀。一位匿名審稿人指出，句中如果沒有完成體標記“咗”，“隻狗死喇”表示即將發生的事件，應該理解為“那隻狗快要死了”。若要翻譯成英文，要用近將來時來翻譯，即“The dog is dying”。要表示即將發生的事件，更常聽到的是“隻狗就死喇”。可見，對於“隻狗死”的事件，儘管使用同一個句末助詞“喇”，句中如果有完整體標記，默認的解讀是行域；而如果加上情態副詞或情態助動詞，同時不使用完成體標記，聽起來更像知域的解讀。

(10) 隻狗死咗喇。（那隻狗死了_行。）

(11) 隻狗（就）死喇。（那隻狗快要死了_知。）

粵語“喇”也有言域的用法。區分三域“喇”，體標記是重要的標準。知域“喇”的句子中，動詞可以加上進行體標記“緊”（例（12））。言域“喇”出現在祈使句句末，動作在說話時間尚未進行，因此只能和嘗試體“吓”共現（例（13））。簡單

而言，和嘗試體共現只能理解是言域，有進行體標記只能理解是知域，而行域只允准完整體（例（14））。

- (12) 我哋落車睇緊喇。（我們正在下車看了_{知/*言。}）
 (13) 我哋落車睇吓喇。（我們下車看看了_{言/*知。}）
 (14) 我哋落車睇過/咗/*緊/*吓喇。（我們下車看過了_{行。}）

最後，三域區分可基於共現成分。如上所述，行域“喇”一般和完整體標記共現，句中有“咗”、“完”、“晒”等動詞後綴。知域“喇”和“啦”往往和知識情態副詞或助動詞共現。言域“喇”和“啦”出現在祈使句中，典型共現成分是“唔該”（麻煩）或“唔好”（別）。其他共現成分，詳見（18）。

- (15) 啲人走晒喇。（人走光了_{行。}）
 (16) 呢隻就係傳說中嘅千里馬喇/啦。（這就是傳說中的千里馬了_{知。}）
 (17) 唔好食喇/啦。（不要吃了_{言。}）

綜合以上的討論，本文對粵語三域“了”的區分標準如下：

(18) 粵語三域“了”區分標準（本文方案）

	行域	知域	言域
測試	已經……~	我覺得……	……~，得唔得啊 求吓……~
句類	陳述句	陳述句	祈使句
主語	無限制	無限制	第二人稱 第一人稱複數
謂語	動態	無限制	[+ 述人] [+ 自主] [+ 可控]
時製	已發生	已發生 正在發生 將要發生	未發生
體標記	* 進行體 * 嘗試體 OK 完成體 OK 經歷體	OK 進行體 * 嘗試體 OK 完成體 OK 經歷體	* 進行體 OK 嘗試體 * 完成體 * 經歷體

共現成分	V 咗 O~ V 完 ~ V 晒 ¹ ~ NP~	唔 VO~ 就係 NP~ 會 / 可以 / 要 / 應該 / 唔使 / 唔需要 VP~ 梗係 (當然) / 可能 / 或者 (也許) / 多數 (大概) / 一定 / 肯定 VP~ 太 / 最 A~	唔該 VP~ 唔好 / 咪 (別) VP~
------	--	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3. 知、言域的“喇”和“啦”

祈使句對主語、謂語、體標記等都有嚴格的限制，因此言域的“喇”和“啦”容易和行、知域用法區分開來。除了言域的用法，“啦”一般表示知態的變化，但“喇”對事態和知態的變化都有貢獻，有時候難以區分。

先討論容易區分的情況：如果句子所說的事件尚未發生、正在發生，或是一個靜態事件，應該歸入知域。一位匿名審稿人指出，即使是形容詞謂語句，粵語“喇”還是有行域的解讀，如下所示：

(19) 啲湯好鹹喇！（這湯已經很鹹了_行。）

(20) 啲湯太鹹喇！（這湯太鹹了_知。）

說者說出“啲湯好鹹喇”的時候，可能是要讓聽者停止加鹽，句中的狀態似乎是動態的用法。而“啲湯太鹹喇”應該理解為一種評價，句中的狀態是靜態用法，可以歸入知域。

如果事件是過去時，句中有完整體標記，粵語“喇”應該歸入行域的解讀。鄧思穎（2015）認為表時間的“喇”（讀作“laa3”）可以拆開為“la”和“啊”（aa3）的兩個底層成分。其中“la”才是真正的時間助詞，而“啊”是評價助詞（劉擇明 2019）。這時候，說者應該有直接證據證明命題的真值，如親眼見證“佢食飯”的事件。

(21) 佢食咗飯 la 啊 / 喇。（他吃了飯了_行啊。）

¹ 對應普通話“V光”、“V完”，也有“全”、“都”等意思，詳見鄧思穎（2015）。

如果是知域的解讀，“喇”和“啦”表示說者對命題的信念。說者認為命題是真的，就加上“喇”；而如果認為命題的真值“顯而易見”，聽者理應相信 *p*，就加上“啦”。這時候，說者可能沒親眼見證“佢食飯”，不過應該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命題為真。

(22) 佢食咗飯喇 / 啦。(我覺得他應該 / 肯定吃了飯了_知！)

由於篇幅有限，本文集中討論“喇”和“啦”的知域和言域的用法。對於可能存在歧義的用法，本文選擇討論默認的解讀。簡單而言，對於形容詞謂語句，和“太”、“最”共現一律處理成知域用法。對於過去發生的事件，“喇”表示行域裡的變化，“啦”表示知域裡的變化。

3.1. 命題 *p* 和結果 *o*

知域“喇”和“啦”出現於陳述句末端，而用於祈使句句末應該歸入言域。而祈使句和陳述句，除了語法形式不同，核心語義也有明顯的差異。一般認為，抽取語法範疇之後，剩下的是句子的語義核心，也就是一個命題 *p* (proposition)。如果句中描寫的內容符合現實世界的情況，命題為真，如果違背現實，命題為假。

(23) [阿 Q 最喜歡吃鯊魚] 是真的 / 假的。(命題)

Ginzburg & Sag (2000) 提出，陳述句的核心語義不僅僅一個命題，有時候是用來表達一個可能 (possibility)。一個命題 (聲稱、假設) 可以為真，也可以為假 (例 (24a))。至於一個可能，我們很難判斷真假 (例 (24b))。“很有可能”不一定為真，“不太有可能”也未必為假。另外，一個可能可以進入因果關係 (causal power)，而命題 (聲稱、假設) 卻不可以，如例 (25) 所示。

(24) a. 阿 Q 最喜歡吃鯊魚的聲稱 / 假設是真的 / 假的。(命題)

b. # 阿 Q 最喜歡吃鯊魚的可能是真的 / 假的。(可能)

(25) a. 阿 Q 最喜歡吃鯊魚的可能使我們很頭疼。(可能)

b. # 阿 Q 最喜歡吃鯊魚的聲稱 / 假設使我們很頭疼。(命題)

至於祈使句的語義類型，Ginzburg & Sag (2000) 認為，主要用來表示一個結果 (outcome)。顯然，結果沒有真值，它表示未來的行動狀態，而且這種行動和狀態能否實現取決於聽者。聽者如果接受了指令，祈使句是有效；聽者拒絕了指令，祈使句是無效的，而不是假的。

(26) A：吃魚！（結果）

B1：好啊。（指令有效/*真命題）

B2：我什麼都不想吃。（指令無效/*假命題）

語義上，一個指令是不能取消的。例（27）的前一句是祈使句，後一句卻表示禁止，兩者不能共現。

(27) * 起身，但唔可以起身！（* 起床，但不可以起床！）

語法特點方面，祈使句都呈現根句效應，也就是不能出現在非根句的小句內。

(28) * 我要求 [唔該你起身]。（* 我要求請你起床！）

和祈使句不同，情態命題是可以嵌套的，也可以取消的。

(29) 我覺得 [佢可能最鍾意食魚]，其實佢最鍾意食牛肉。

（我覺得他可能最喜歡吃魚，其實他最喜歡吃牛肉。）

(30) 我覺得 [佢應該食魚]，但佢可以食牛肉。

（我覺得他應該吃魚，但他可以吃牛肉。）

基於以上的討論，本文認為，不同域的“喇”和“啦”修飾不同的語義類型，要求不同的準備條件，具體如下：

(31) 三域語義類型

	行域	知域	言域
語義類型	命題 p	可能 p	結果 o
準備條件	說話時，p 已經成為現實 （過去有相反情況存在）	說話時，說者 S 已經相信 p 為真 （過去 S 不知道 p）	說話時，說者 S 認為聽者 A 現在有義務實現 o （過去 A 沒有義務）
意義	p 現在為真	S 現在相信 p 是真的	S 現在希望 A 實現 o
	事態的變化 從 ¬p 成為 p	知態的變化 S 從對 p 沒有承諾（commitment）到出現承諾	言態的變化 從 A 沒有義務實現 o 到有義務實現 o

有鑒於此，我們基本上可以區分三域“喇”和“啦”的語法和語義。以下從香港粵語語料來討論“喇”和“啦”在知域和言域所表達的意義。

3.2. 知域“喇”和“啦”

關於“喇”和“啦”在陳述句的意義，文獻的討論似乎尚未達成共識。Law (1990) 認同 Kwok (1984) 的看法，認為與“喇”相比，“啦”標記“缺乏確定性” (lack of finality)，增加“試探性”，減少“肯定性” (more tentative, less certain)。然而，Fung (2000) 卻認為說者用“啦”讓命題變得更加“明顯” (more obvious and certain)。鄧思穎 (2015) 也認為句子用“喇”表示一種猜測，用“啦”的時候說者態度是比較肯定。如何解釋上述看似互相矛盾的描述？

梁仲森 (2005) 指出，“啦”如果和“大約、大概、或者”共現，說者對所說的情況“沒有太大的信心”。如果較有信心，可能性較強，上述的共現成分就不會用上，句子表示命題內容所述的事件、現象、情況或道理是“明顯”的。這說明，“喇”和“啦”只是在命題或情態命題之外的附加成分，命題的“必然性”或“可能性”的解讀是副產品的。這兩個句末助詞對句子解讀的貢獻很簡單：標記說者或聽者對情態命題出現承諾。

“喇”和“啦”共現的事件可能是現實世界中已發生的動作（動態事件），也可能是說者主觀世界裡的一種評價或判斷（動態或靜態事件均可）。“喇”所表示的“事態出現變化”需要有原始狀態存在作依據（方小燕 2003）。

(32) 落雨喇。（下雨了。）

趙元任 (1979) 指出，“下雨了”或者是一種新出現的情況，或者是對說者來說是新的情況。也就是，這句子的“了”有行、知域兩種解讀。如果說話之前現實世界裡沒有下雨，“了”是用來標記事態出現變化，歸入行域。如果“下雨”事件在說話之前已經成立了，只是說者沒有意識到，那麼在他說出 (32) 時，是表示說者主觀世界裡發生了變化，從“我不知道 p”到“我知道 p 了”，這是知域的解讀。

“喇”也可以出現在表示評價或判斷的句子末端。與行域“喇”不同，知域“喇”表示說者主觀世界裡有個新的信念，因此除了完整體標記，還可以搭配進行體標記“緊”，如例 (33)。狀態情狀體 (stative) 也經常和“喇”共現，句子一般有“太”或“最”，如例 (34)、(35)。“係”動詞和“喇”共現沒有動態事件的解讀，如例 (36)，整個句子表達說者的判斷，而句子的核心內容是個靜態事件。

- (33) 佢去緊喇。(他在路上了。)
 (34) 呢對鞋太細喇。(這雙鞋太小了。)
 (35) 佢最鍾意食魚㗎喇。(他最喜歡吃魚了。)
 (36) 呢隻就係傳說中嘅千里馬喇。(這就是傳說中的千里馬了。)

共現成分一般有情態助動詞“會”、“唔會”、加強情態副詞“就”或句末助詞“嘅”和“㗎”(相當普通話“的”)。²

- (37) 佢唔會肯嘅喇。(他不會願意的了。)
 (38) 我識去嘅喇。(我知道怎麼去的了。)
 (39) 呢個就叫做作案動機喇。(這就叫做犯罪動機了。)

以上的例句，都可以將“喇”換成“啦”。選擇用“喇”還是“啦”，取決於說者對聽者命題態度的假設。如果說者用“喇”，表示說者認為這條信息對聽者來說是新信息。如果說者用“啦”，表明說者相信聽者理應相信(知道)這件事情。

Fung (2000) 指出，“p + 喇”標記聽者不知道的信息，如果第二個句子的預設是聽話者早已知道 p，就不好。如下所示，“申請倒”(申請到)的預設是聽者起碼要得知“醫院分房”的信息：

- (40) a. 以前醫院分過房㗎喇，你有申請咩？
 (以前醫院分過房間了，你沒申請嗎？)
 b. # 以前醫院分過房㗎喇，你有申請倒³咩？
 (以前醫院分過房間了，你沒申請到嗎？)

相反，“啦”預設聽者知道命題內容，不能與“你唔知”(你不知道)共現。

- (41) a. 你知啦。(你知道啦。)
 b. * 你知喇。(你知道了。)

² 鄧思穎(2015: 227)指出“㗎喇”中的“㗎”(ga3)是“嘅”(ge3)的變體，“嘅”和“喇”連用後，重新分析為“㗎”。值得注意，“佢唔會肯嘅喇”，“我識去嘅喇”的“嘅”都和動態情態詞共現，句子所說的事件傾向於動態的解讀。而“佢最鍾意食魚㗎喇”，核心命題是靜態事件，句子表達說者的主觀評價，和認知情態有關。“嘅”和“㗎”的區別，及其對情態詞的選擇，也許是個值得研究的話題。

³ 一位審稿人指出，“你有申請到(dou3)咩？”可以單純指“你有沒有遞交申請？”；而“你有申請到(dou2)咩？”才表示“你沒有申請成功嗎？”。該例句取自Fung(2000)，寫作“倒”，讀作“dou2”。“倒”(dou2)，根據Matthews & Yip(1994)，表示動作完成(successful completion)。

- (42) a. 媽媽，你唔知㗎喇。（媽媽，你不知道了。）
b. * 媽媽，你唔知㗎啦。（媽媽，你不知道啦。）
- (43) 以前醫院分過房㗎喇，你有申請倒咩？
（以前醫院分過房間啦，你沒申請到嗎？）

可見，“喇”和“啦”的使用和說者對聽者命題態度的假設有關係。有“喇”和“啦”的句子的“增加肯定性”還是“減少肯定性”的解讀，主要來自句中其他成分以及語境的互動。

如果句子是用來描述已經發生的動態事件（命題 p），“啦”似乎是“缺乏確定性”。例（44）如果沒有上下文，默認的解讀是行域“喇”，描述過去發生的一個事實。例（45）描述說者主觀世界的判斷，雖然說者暗示“他走了”是很明顯的，但還是一種可能，顯得比客觀描述更弱一點。

- (44) 佢走咗喇。（我告訴你一個事實，他已經走了。）
(45) 佢走咗啦。（你應該相信我，他已經走了。）

假若句子是說者的評價或判斷（可能 p），“啦”的可能性卻比“喇”高，偏向“肯定”。例（46）是說者對一個事件的評價，事件是對於“他”的描述。在這樣的語境中，“喇”表示“我相信 p 為真”。例（47）的評價加上“啦”，“啦”傳達“我相信你應該相信 p 為真”。說者想要說服聽者，並且有足夠證據證明 p 為真，因此句子往往有“顯而易見”的解讀。

- (46) 佢最鍾意食魚㗎喇。（我相信，他最喜歡吃魚的了。）
(47) 佢最鍾意食魚㗎啦。（相信我，他最喜歡吃魚的了。）

總之，“肯定……啦”的“啦”不表示“必然性”，“或者……啦”的“啦”也不是表示“可能性”，這些功能是由情態詞承擔。“啦”的功能只是表達說者想要改變“聽者對命題的信念”而已。

3.3. 言域的“喇”和“啦”

無論是肯定祈使句還是否定祈使句，“喇”和“啦”都能用。用“喇”來標記的祈使句是比較中性的，語氣比較暖和（Law 1990）。在使用頻率方面上，用“啦”的祈使句遠遠超過用“喇”。

- (48) 快啲食飯喇。（快吃飯了。）
(49) 快啲食飯啦！（快吃飯啦！）

- (50) 我哋落車睇吓喇。(我們下車看看了。)
 (51) 我哋都喺外邊食啦!(我們也在外面吃吧!)
 (52) 你唔好聽佢講喇。(你不要聽他講了。)
 (53) 唔好講甘多啦。(不要講那麼多啦!)

用“喇”的祈使句給人的印象是一種中性的建議，而如果要做出“命令”或“請求”，便傾向於用“啦”。當然，“啦”的意義不是命令或請求，這是句子其他成分承擔或由語境引起的。本文認同 Law (1990) 的觀點，“啦”降低句子的語力 (forcefulness)，使得指令的內容更容易接受。句子是說者建議進行的，但也是有懇請對方的心態，常見的共現成分是“唔該”。在中性的祈使句中，說者希望聽者實現 o，也就是表示“S 對 o 的承諾”，但是不強迫也不懇請對方，只是提出來而已，對方不接受建議，不實現 o 也無所謂。“請求”和“命令”則不同，需要聽者的配合，也就是需要“A 對 o 的承諾”。

基於以上討論，粵語“喇”和“啦”三域義可重新整理如下：

(54) 粵語三域“喇”和“啦”的意義

	行域	知域	言域
la	由 $\neg p$ 到 p		
喇		S 相信 p	S 希望 A 實現 o
啦		S 相信 A 相信 p	S 希望 A 承諾 A 實現 o

無論是陳述句還是祈使句，“喇”都標記“說者對命題或結果的承諾”，而“啦”表示說者想要改變“聽者對命題或結果的承諾”。

4. “喇”和“啦”與其他助詞的共現

4.1. 與句末助詞共現

普通話行域“了”不能與進行體共現，因此不能與“呢”共現。除此之外，“了_行”似乎可以和各種動態事件搭配，也可以與不同句末助詞連用。連用時，“了”一定在前，形成“了_行吧”、“了_行嗎”等。

- (55) 他已經吃過飯了_行*呢。
 (56) 他已經吃過飯了_行^{OK}吧/^{OK}嗎?

知域“了”可以和“呢”、“吧”連用，與“嗎”連用似乎接受度降低（^{OK}了_知呢、^{OK}了_知吧、#了_知嗎）。

(57) 他最愛吃魚了_知呢。

(58) 他最愛吃魚了_知吧？

(59) # 他最愛吃魚了_知嗎？

言域“了”不能和其他助詞共現（*了_言呢、*了_言吧、*了_言嗎）。

(60) 吃飯了！

(61) 吃飯了 * 呢 / * 吧 / 嗎 * ！

“呢”只出現在陳述句和疑問句句末，而“嗎”標記是非問句，兩者不能出現在祈使句句末，因此不能和言域“了”共現是比較容易理解。然而，“了”和“吧”都能在祈使句裡出現，兩者不能共現確實令人費解。⁴這一現象或許進一步證明，知域和言域“了”的語義和語法有明顯的區別。

我們預計粵語行域“la”和普通話一樣，也是比較靈活，可以與各種不同句末助詞搭配，如表提請注意“噃”、表轉述的“喎”、表情態的“啱”、表確認的“呀”和“啱”、表疑問的“嗎”。

(62) 佢食咗飯 la 噃 / 喎 / 啱 / 呀 / 嗎。⁵

（他吃了飯了呢 / 我聽說⁶ / 吧 / 哈 / 嗎⁷ / 嗎）

⁴ 本文對這一現象尚未找到答案。這也許和知、言域對主語以及對聽者要求不同。知域“了”和知識情態有關，言域“了”和義務情態有關。知域出現在陳述句，對主語沒有限制，言域卻有很多限制。齊滬揚、朱敏（2005）研究指出，“了”字祈使句，主語一般是“我們”，而“吧”字祈使句，主語是“你”或“你們”。以上兩點或許決定“了”和“吧”在祈使句裡呈現互補分佈，不能連用。

⁵ 據鄧思穎（2015）的統計，粵語有接近 50 個句末助詞，很多時候很難在普通話裡找出對應成分，本文翻譯僅為行文方便。

⁶ “喎”標記句子內容是轉述的，並非說者親眼見證過的，本文翻譯成“我聽說”。

⁷ 粵語“呀”和“嗎”都用於是非問句，但“呀”表示說者對事情已經知道或略有所知，很多時候表示反詰語氣。粵語“嗎”的似乎在正式、文雅的場合才用（詳見鄧思穎 2015）。

知域“喇”能與“噃”和“喎”共現，但不能和情態“啱”共現。⁸如果用在疑問句，和確認性疑問助詞“啱”可以，和無預設疑問助詞“嗎”或表示反詰“呀”都不能連用。

- (63) 佢最鍾意食魚喇^{OK} 噃^{OK} 喎^{OK} / * 啱^{OK} 啱^{OK} / * 呀^{OK} / * 嗎^{OK}。
 (他最喜歡吃魚的了^{OK} 呢^{OK} 我聽說^{OK} / * 吧^{OK} 哈^{OK} / * 嗎^{OK} / * 嗎)

知域“啦”，和普通話“了_知”不同，不能和其他句末助詞共現。

- (64) 自己人幫自己人啦_知 * 噃_知 / * 喎_知 / * 啱_知 / * 啱_知 / * 呀_知 / * 嗎_知。
 (自己人幫自己人啦 * 呢 * 我聽說 / * 吧 / * 哈 / * 嗎 / * 嗎)

言域“喇”和“啦”，與普通話“了_言”的情況類似，不能和其他助詞共現。

- (65) a. 起身喇 * 噃 / * 喎 / * 啱 / * 啱 / * 呀 / * 嗎。
 (起床了 * 呢 / * 我聽說 / * 吧 / * 哈 / * 嗎 / * 嗎)
 b. 起身啦 * 噃 / * 喎 / * 啱 / * 啱 / * 呀 / * 嗎。
 (起床啦 * 呢 / * 我聽說 / * 吧 / * 哈 / * 嗎 / * 嗎)

可見，普通話的“了”和粵語“喇”都是說者取向，表示說者對於句子核心內容（命題 p 或結果 o）的承諾。而“啦”是聽者取向，要求聽者對命題更加注意，並且接受命題（或結果），因此知域“啦”和普通話“了_知”的共現限制有所不同。而句末助詞的言域用法，無論是“喇”還是“啦”，或許受到祈使式的限制，沒有連用現象。

4.2. 與句調共現

本節主要討論“啦”與不同句調共現。鄧思穎（2013）指出“啦”在十分肯定的判斷中可以拉長，也經常拉長。“啦”在請求的祈使句可以拉長，“啦”在命令句不能拉長。拉長的“啦”可能分析為兩個不同的底層成分，具體的是“啦”和“吖”（a1，高平調）的複合體。“吖”的作用是表示說者的話是“真心的，正確的”（張洪年 2007），邀請聽者同意（Law 1990），生動的陳述、疑問和要求（Matthews & Yip 1994）。總之，“吖”的出現使句子變得更生動，說者真心相信所說的內容，並且要求聽者相信。

⁸ 粵語“啱”和普通話“吧”不是完全對應，“啱”似乎只表達說者對 p 的不確信態度，“吧”傾向於希望聽者對 p 表示認同。

關於拉長的“啦”，本文認為還有別的解釋方案。第一，拉長的“啦”可能是“喇”和“啦”的複合體。語義上，這兩個助詞沒有衝突，分別表示“S相信p”以及“S相信A相信p”，結合起來就容易解釋拉長“啦”表示“顯而易見”或者“說者信心十足”。普通話雖然沒有“了了”，但“了啦”也有不少語料，說明以“l”開頭的助詞可以連用，也經常連用，讓句子變得更生動，更容易接受。

(66) 這個時候你就不要落井下石了啦！[BCC 語料庫]

(67) 好了啦！快要摔倒了啦！[BCC 語料庫]

(68) 深更半夜，家裡人都已睡著了，忽然傳來一陣敲門聲，太可怕了啦！[BCC 語料庫]

(69) 我也覺得自己太心急了啦。[BCC 語料庫]

值得注意，海口方言對應“了”的成分是“嘍”[lo³³]以及“咯”[lo⁵⁵]，而這兩個“了”的變體可以共現（沈冰 2020）。這現象給我們的啟發是“喇”和“啦”理論上有可能共現，只是實際上受了音律的過濾而變成拉長的“啦”。高平調的“啦”征服中平調“喇”，“喇啦”連用的結果是拉長的“啦”。

(70) a. 即只就是千里馬嘍。（我相信，這就是千里馬。）

b. 即只就是千里馬咯。（相信我，這就是千里馬。）

c. 即只就是千里馬嘍咯。（相信我，我相信這就是千里馬。）⁹

第二種可能性是拉長的“啦”是“啦”和句調的疊加。Wong, Chan & Beckman (2005) 指出，粵語的一個韻律特徵是有邊界調，指的是句子最後一個音節除了字調，還加上一些“多餘音調”（extra tones），體現各種語用效果。C_ToBI (Cantonese Tones and Break Indices) 列出粵語的六種邊界調（boundary tones）。劉擇明（2019）區分粵語的六種句調及其意義。那麼，拉長的“啦”可分析為“啦”與長邊界調的複合體。這種長句調，Wong, Chan & Beckman (2005) 標記為 H:%（高邊界調，末端稍微拉長）。劉擇明（2019）將長句調標記為 :%，且指出長句調可能有對“邏輯推論”發揮作用。無論如何，拉長“啦”似乎都和“聽者的回應”有關，因此在“請求”的語境中非常合適。

在“命令”的言語行為中，“啦”是不能拉長的。本文認為，命令句末的句調應該是降句調 L%。劉擇明（2019）指出，L% 句調使句子變成強斷言，要求聽者馬上接

⁹ 本文翻譯。

受。命令句之所以不能拉長，因為適用句調是 L%，與高平調“啦”疊加之後變成急降且短促。

本文對“啦”和句調共現假設如下：

(71) “啦”與句調共現

	知域	言域
啦 (拉長)	肯定：“喇啦”	請求：“啦 H:%”
	S 相信 p & S 相信 A 相信 p	S 希望 A 承諾 A 實現 o & S 希望 A 回應 o
啦 (不拉長)		命令：“啦 L%”
		S 希望 A 承諾 A 實現 o & S 要求 A 馬上接受 o

5. 粵語三域“喇”和“啦”的句法分析

基於製圖理論和句末助詞研究成果 (Rizzi 1997, Li 2006, Pan 2019, 劉擇明 2019, Tang 2020) 以及普遍框架假設 (Universal Spine Hypothesis) (Wiltschko & Heim 2016, Thoma 2016)，本節旨在找出三域“喇”和“啦”的句法位置。

在傳統生成語法的框架中，句子分為三大模塊：最低層次是詞彙層 (lexical layer/vP domain) 包含謂詞和完整的論元結構；vP 層次之上是屈折層 (inflectional layer/IP domain)，實現時態、數、人稱、結構格等語法範疇；最高層次是標句詞層 (complementizer layer/CP domain)，將小句鏈接到直接支配它的小句或話語域 (discourse domain)：

(72) [CP... [IP...[vP...]]]

傳統生成語法將句末助詞分析為標句詞 C^0 (Cheng 1991)。標句詞 (像英語的 “if”、 “that”、 “for”) 可以嵌套在小句中，而大部分句末助詞只能出現在根句，因此有些學者分析為“根句標句詞”。根據鄧思穎 (2010) 的句末助詞二分說，句末助詞可分為內助詞和外助詞。內助詞主要和“事件”發生的先後、動作次數等相關。此外，行域“了”可以歸入“時間”助詞，也是內助詞，句法層次比較低。外助詞屬於更高的層次 FP，代表“功能詞短語”或“語氣詞短語”：

(73) [FP... [CP... [IP... [vP...]]]]

基於句末助詞連用現象，合理的假設是 FP 可分拆為兩到三個獨立的功能短語，如下所示：

(74) [FP3... [FP2... [FP1... [CP... [IP... [VP...]]]]]

FP 編碼什麼信息？外助詞傳達的不是句類信息，而是跟言語行為或話語信息有關（鄧思穎 2010）。Wiltschko & Heim (2016) 提出，對話中的句子的句法結構如下：

- (75) 第一，命題 p 被言語行為結構所支配，命題 p 的上層結構可拆分兩層：低層級表示“說者對命題信念”，高層及表示“對聽者的要求”
第二，p 之上是基礎層（Grounding layer），用來傳達說者對命題的態度，以及聽者對命題的態度（通過說者視角）
第三，最高層次是回應層（Responding layer）告訴聽者如何回應該句子（要回應、不需要回應、將該句子詮釋為一種回應）

Wiltschko & Heim (2016) 的假設主要針對命題結構（p-structure）。本文認為可以將其延伸到其他語義類型。CP 之上有兩個層次，分別是 AttitudeP 和 DiscourseP。態度短語 AttitudeP 編碼對話者對句子核心內容的承諾，可分拆為兩個功能性投射，類似於動詞短語殼 VP shell，本文命名為 AttP 和 attP，分別編碼“說者態度”和“聽者態度”。話語短語 DiscourseP 編碼話語相關信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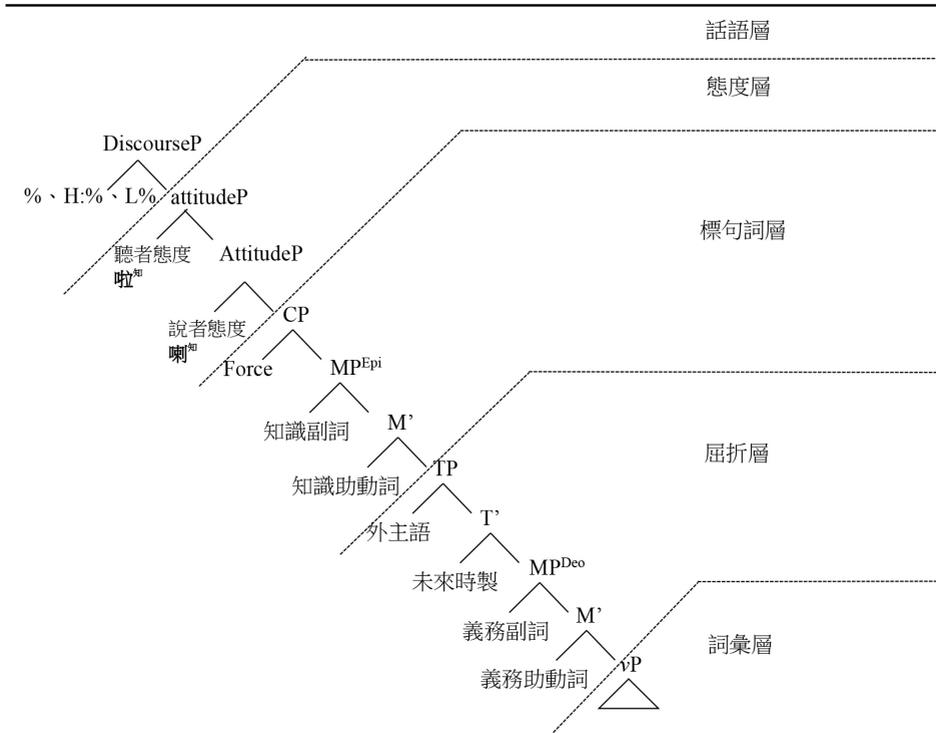
基於以上論述，本文認為句子邊緣構造如（76）：

(76) 句子邊緣構造

DiscP > attitudeP > AttitudeP > CP

行域“la”屬於 CP 內的成分，低於 ForceP（詳見 Rizzi 1997）。知域“喇”和“啦”基礎生成於更高層次，本文命名為 AttitudeP，表示“對話者對句子核心內容的承諾”。知域“喇”和“啦”句內一般出現知識情態副詞或助動詞，基礎生成於 MP^{Epi}（參見蔡維天 2010）。知域“喇”標記說者對情態命題的承諾，生成於 AttP。“啦”和聽者信念有關，表示“S 相信 A 相信 p”，生成於 attP。陳述句一般與陳述句調（寫作“%”）共現。% 與 H:%、L% 都是 DiscourseP 的成分。這個功能性投射編碼說者“對聽者的要求”（Speaker's Call on Addressee，詳見 Beysade & Marandin 2006），告訴聽者如何詮釋該句子：陳述句調（%）的句子應該理解為一個斷言（assertion），命令句調（L%）的句子應該理解為一個指令，而 H:% 要求話語延續，呼籲聽者回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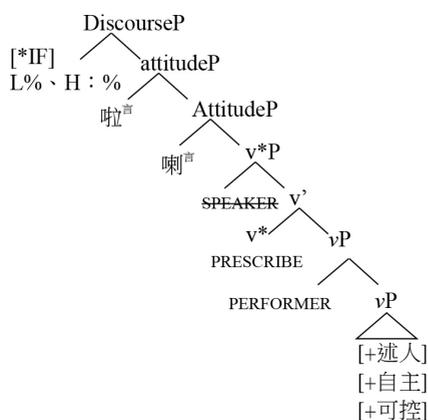
(77) 知域“喇”、“啦”句法層次



至於言域用法，本文基於 Alcázar & Saltarelli (2014) 的分析，認為祈使句推導過程分兩個階段 (phase)。完整的主謂結構 vP 是最低階段。 vP 的主語一般是聽者 A，也可能是說者 S 或包含說者的，統稱“實行者” (PERFORMER)。 vP 之上有輕動詞 v^* ，表示“指定” (PRESCRIBE) 意義，帶有義務情態 [+Deontic] 特征。PRESCRIBE 輕動詞可能是零語音形式 \emptyset ，也可能是顯性的“唔該”或“唔好”等。 v^*P 的指定語是說者 (“SPEAKER” 字體表示零語音形式的說者 Null Speaker)。句子的最高層次功能性短語是 DiscourseP¹⁰，編碼祈使語力 (imperative force, IF)。DiscourseP 的語音形式可能是急降語調 L%，也可能是長句調 (H:%)。言域“喇”和“啦”基礎生成在 AttitudeP 內，說者取向“喇”處於低層次 AttP，聽者取向“啦”屬於 attP，句法層次如下圖：

¹⁰ Alcázar & Saltarelli (2014) 的方案中，句子最高層次是 CP，編碼 [*Imperative Force]。

(78) 言域“喇”、“啦”句法層次



6. 結論

本文從三域理論出發，重新區分粵語“喇”和“啦”的相關用法，歸入三大語義域。行域“la”表達時間意義，表示“由¬p到p”；知域“喇”表示情態意義，傳達“S相信p”的說者承諾。知域“啦”表達“S相信A相信p”的聽者承諾。言域“喇”和“啦”出現在祈使句句末，標記說者對句子所描述的結果（outcome）的承諾，說者希望聽者實現句子所涉及的動作狀態。言域“喇”表示“說者對結果的承諾”，言域“啦”表示說者預設中的“聽者對結果的承諾”。

基於製圖理論的精神，本文認為命題（ForceP）以上還有三個功能性短語，分別表示說者對命題的信念（AttP）、聽者對命題的態度（attP）以及話語層 DiscP，告訴聽者應該如何回應所說的句子（一個斷言、一個指令或者一種要求回應的句子）。

以上論述不但可以明確區分“喇”和“啦”的意義，也可以用來解釋句末助詞共現現象。本文所提出的框架可以延伸到粵語其他句末助詞，甚至是其他語言的句末助詞系統，豐富我們對句子左邊緣構造的理解。

鳴謝

在本文撰寫過程中，鄧思穎教授從選題、構思到撰寫都給予細緻的指導。本文曾發表於由復旦大學主辦的第六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（2020年10月24日至25日），感謝會上各位教授與專家提出的有用意見。此外，感謝劉擇明、葉家輝先生與本人進行有益討論。兩位匿名審稿人給予了不少寶貴的意見，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。文中錯漏與以上諸位無關。

參考文獻

Alcázar, Asier & Mario Saltarelli. 2014. *The syntax of imperatives* (Cambridge Studies in Linguistics 140)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- Beysade, Claire & Jean-Marie Marandin. 2006. The speech act assignment problem revisited: Disentangling speaker's commitment from speaker's call on addressee. In Olivier Bonami & Patricia Cabredo Hofherr (eds.), *Empirical issues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6: Papers from CSSP 2005*, 37–68. http://www.cssp.cnrs.fr/eiss6/index_en.html (accessed 31 December 2020).
- Cai, Weitian (蔡維天). 2010. Tan Hanyu motaici de fenbu yu quanshi zhi duiying guanxi 談漢語模態詞的分佈與詮釋之對應關係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3. 208–221.
- Cheng, Lisa Lai Shen. 1991. *On the typology of wh-questions*. Cambridge, MA: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issertation.
- Deng, Siying (鄧思穎). 2010. *Xingshi Hanyu Jufaxue* 形式漢語句法學 Shanghai: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.
- Deng, Siying (鄧思穎). 2013. Zai tan “le2” de Xing, Zhi, Yan sanyu: Yi Yueyu weili 再談“了2”的行、知、言三域——以粵語為例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3. 9–15.
- Deng, Siying (鄧思穎). 2015. *Yueyu Yufa Jiangyi* 粵語語法講義 Xianggang: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: 商務印書館.
- Fang, Xiaoyan (方小燕). 2003. *Guangzhou Fangyan Jumo Yuqi Zhuci* 廣州方言句末語氣助詞 Guangzhou: Jinan Daxue Chubanshe 廣州: 暨南大學出版社.
- Fung, Roxana Suk Yee. 2000. *Final particles in standard Cantonese: Semantic extensi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*. Columbus, Ohio: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.
- Ginzburg, Jonathan & Ivan Sag. 2000. *Interrogative investigations: The form, meaning, and use of English interrogative*. Stanford, CA: CSLI publications.
- Kwok, Helen. 1984. *Sente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* (Centre of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s and Monographs 56). Hong Kong: Centre of Asian Studies, University of Hong Kong.
- Law, Sam-Po. 1990. *The syntax and phonology of Cantonese sentence-final particles*. Boston, MA: Bosto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.
- Li, Boya. 2006. *Chinese final particles and the syntax of the periphery*. Leiden: Leide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.
- Liang, Zhongsen (梁仲森). 2005. *Dangdai Xianggang Yueyu Yuzhuci de Yanjiu* 當代香港粵語語助詞的研究 Xianggang: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Yuyan Zixun Kexue Yanjiu Zhongxin 香港: 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.
- Liu, Yuehua (劉月華), Wenyu Pan (潘文娛) & Wei Gu (故韉). 1983. *Shiyong Xiandai Hanyu Yufa*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 Beijing: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 北京: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.
- Liu, Zeming (劉擇明). 2019. *Cong Yueyu jumo zhuci “a” kan juzi de bianyuan jiegou* 從粵語句末助詞“啊”看句子的邊緣結構 Xianggang: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香港: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.
- Lü, Shuxiang (呂叔湘) (ed.). 1984. *Xiandai Hanyu Babaici* 現代漢語八百詞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: 商務印書館.
- Lü, Shuxiang (呂叔湘) (ed.). 1999. *Xiandai Hanyu Babaici, zengding ben* 現代漢語八百詞(增訂本)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: 商務印書館.
- Matthews, Stephen & Virginia Yip. 1994. *Cantonese: A comprehensive grammar*. London: Routledge.
- Qi, Huyang (齊滬揚) & Min Zhu (朱敏). 2005. Xiandai Hanyu qishiju jumo yuqici xuanxing yanjiu 現代漢語祈使句句末語氣詞選擇性研究 *Shanghai Shifan Daxue Xuebao*, zhexue shehui kexueban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 34(2). 62–69.

- Pan, Victor Junnan. 2019. *Architecture of the periphery in Chinese: Cartography and minimalism*. New York: Routledge.
- Rizzi, Luigi. 1997.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. In Liliane Haegeman (ed.), *Elements of grammar*, 281–337. Dordrecht: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.
- Shen, Bing (沈冰). 2020. Cong “Xing, Zhi, Yan” sanyu kan Haikou fangyan de “le2” 從“行、知、言”三域看海口方言的“了2” Diliu Jie Fangyan Yufa Boxue Luntan 第六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, Fudan Daxue 復旦大學, 24–25 October.
- Shen, Jiaxuan (沈家煊). 2003. Fujian sanyu “Xing, Zhi, Yan” 複句三域 “行、知、言”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3. 195–204.
- Sweetser, Eve. 1990. *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: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* (Cambridge Studies in Linguistics 54)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Tang, Sze-Wing. 2020. Cartographic syntax of performative projections: Evidence from Cantonese. *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* 29(1). 1–30.
- Thoma, Sonja Christine. 2016. *Discourse particles and the syntax of discourse-evidence from Miesbach Bavarian*. Vancouver: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dissertation.
- Wiltschko, Martina & Johannes Heim. 2016. The syntax of confirmationals. In Gunther Kaltenböck, Evelien Keizer & Arne Lohmann (eds.), *Outside the clause: Form and function of extra-clausal constituents*, 305–340. Amsterdam: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.
- Wong, Wai Yi P., Marjorie K.M. Chan & Mary E. Beckman. 2005. An autosegmental-metrical analysis and prosodic annotation conventions for Cantonese. In Sun Ah Jun (ed.), *Prosodic typology: The phonology of intonation and phrasing* 1, 271–300.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Xiao, Zhiye (肖治野). 2009. *Xiandai Hanyu yuqi ciyu de Xing, Zhi, Yan sanyu yanjiu* 現代漢語語氣詞語的行、知、言三域研究 Hangzhou: Zhejiang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杭州：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.
- Yuan, Yulin (袁毓林). 1993. *Xiandai Hanyu Qishiju Yanjiu* 現代漢語祈使句研究 Beijing: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.
- Zhang, Hongnian (張洪年). 2007. *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*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Xianggang: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.
- Zhao, Yuanren (趙元任). 1979. *Hanyu Kouyu Yufa* 漢語口語語法 [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], trans. by Shuxiang Lü (呂叔湘)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：商務印書館.

On the Three Semantic Domains of the Cantonese Sentence-final Particle *Laa*

Nguyen Thi Hong Quy
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Abstract

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semantics and syntax of Cantonese *laa3* and *laa1*, which roughly correspond to *le* in Mandarin Chinese.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*laa3* and *laa1* in the literature, adopting the cartography approach and inspired by the Universal Spine Hypothesis,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syntactic positions of the variants of *laa* in three semantic domains represented by sentences.

The Content *laa* is based generated inside CP, whereas the Epistemic *laa* and the Speech-Act *laa* are generated at a higher functional projection, namely AttitudeP, encoding the interlocutors' commitment towards the proposition, the possibility or the outcome denoted by sentences. *Laa3* is a speaker-oriented particle, while *laa1* targets the attitude of the addressee. The variants of *laa* can co-occur with different boundary tones, which occupies the highest position on the syntactic tree, encoding the speaker's call on the addressee.

Keywords

three domains, sentence-final particle *le*, *laa*, cartography

通訊地址：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
電郵地址：quynguyen@link.cuhk.edu.hk

收到稿件日期：2020年12月31日

邀請修改日期：2021年4月19日

收到改稿日期：2021年5月7日

接受稿件日期：2021年5月14日

刊登稿件日期：2021年7月30日